

第一辑

把世界当成 一朵莲花来爱



自己做自己的火焰，心灵才不会挨冷受冻；自己做自己的上帝，祷告才不会孤独地飘在风里。即便有一天老去，也不必伤怀，时间的拐杖，会轻扶着你我，不让我们在悲伤里猝然倒地。

时间的拐杖

我看不见时间的白色绒毛，却感受到那双巨大翅膀的飞翔。

在不同的人心里，时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时候是恶魔，有时候是天使，时间带给你煎熬，也带给你愉悦。

周传雄在歌中唱道：“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

阿赫玛托娃在诗中写道：“我活着，像座钟里的布谷鸟，我不羡慕森林中的鸟儿们。上紧了发条，我就咕咕叫。你要知道，这种命运，我仅仅希望，仇敌才会拥有。”

年轻人即便穿着时间的跑鞋，也跑不到时光的前头去；年老者拄着时间的拐杖，也不会被光阴落下太远。时间就是那样的东西，你快，它也快；你慢，它也慢。

时间，是一个人心灵的疆域。

和厌恶的人独处，一天犹似一生漫长；和心爱的人相拥，哪怕一秒，也是永恒。

早晨在公园锻炼的时候，看见一对老两口步履蹒跚。显然，老头儿的脑血栓看起来很严重，在一个小栏杆前，怎么迈也迈不过去。老太太在那边急了：“你给我刚强点儿，就这么个小栏杆，今天迈不过去咱就甭想回家了。”看着老头儿一次次无功而返、满头汗水的样子，我实在不忍，走过去想帮他一把，没想到凶狠的老太太连带着把我也一顿呵斥——“不许帮他！”

我不禁有些不悦，这好人还做错了吗？

老头儿咬了咬牙再一次抬起腿，成功了。老太太转怒为喜，拿着毛巾给老头儿擦汗，对我也是歉意有加——“小伙子啊，大娘知道你的好心。可是，你扶的，只是这么一次；我扶的，却是他的一辈子啊。”

老太太接着说：“我们都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更别说可以自己走动的时间了，所以啊，我得让他再多走几步。”

多走几步，那是老人在用蹒跚的脚步多吻几次今生的路。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妇在墓地为她亡去的丈夫哭得死去活来。一位哲学家路过，劝说她节哀顺变，并列举了从古至今的诸多伟大人物曾遭受过的比她失去丈夫更大的不幸，“可他们不都很坚强地好好活着并做着他们伟大的事业吗！”然而，农妇对此充耳不闻，仍旧一味地哭泣。哲学家很为农妇的愚昧生气，转身走掉。

过了一些时日，一天，农妇前去为亡夫扫墓，意外地看到哲学家在一座新坟前痛哭流涕。在哲学家断断续续的诉说中，农妇才明白，原来哲学家刚刚失去了他的小儿子。农妇不太会说话，便想到用上次哲学家安慰她的话去安慰眼前这个伤心的老人。“这没有用！”哲学家老泪纵横，“说什么都没有用，我的心都碎掉了。”

时间又过去了不知多久，一天，两人在田野中再次相遇。从对方平静的神态中，他们看出彼此都已从往日的伤痛中走了出来。

这个故事的本意是告诉人们：当伤害来临时，要试着去拥抱它，像拥抱一棵荆棘树那样。人，终究要靠自己来站立。

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时间的魔力！

每一种或惊喜或悲伤的经历都只是一种经过，从现在开始，每一步，都走得真实，像一朵花不再为蝴蝶的赞美而开放，但它开放；不再为秋天的一滴眼泪而凋零，但它凋零。

在大自然里，没有悲怨，也没有疼痛，只有一种经过。像雨滴经过天空，经过房瓦，经过屋檐，掉下来，在地面上溅起水花。水花经过尘土，经过流动和静止，以及，风和云的幻化，或者下沉，或者上升，无意执着于一场相遇，也无意挣扎出一份永恒，就那么天收地藏，没了影踪……终于把自然和自己的人生融在一起。

终于知道霜林尽染和悲哀无关——是自然经过了它。是的，我们的生命必然要被自然经过的，而我们，经过情感！

“世界这么大，找不到一个可以面对哭泣的人。落日下的山河，该消失的都消失了，唯余你我。最冷的日子，把自己披在身上取暖。”（当代著名诗人大卫语）

自己做自己的火焰，心灵才不会挨冷受冻；自己做自己的上帝，祷告才不会孤独地飘在风里。即便有一天老去，也不必伤怀，时间的拐杖，会轻扶着你我，不让我们在悲伤里猝然倒地。

被落叶惊醒的下午

秋无声息地从命运的缝隙间穿过，直抵我的门前。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依然在稿纸上晾晒着年轻的往事。直到一片落叶跌到稿纸上，我才猛然惊醒。叶落而知秋，是秋来了吗？不知不觉将你的脸化妆出一点沧桑的味道来。记忆中的一些面孔，一些曾经弥散着香蕉味和苹果味的名字，开始纷纷在这个窗口和你约会。

我惊醒，在这个下午。长长的火车在窗外飞驰而过。我感觉到青春就在那列火车上一刻不停地奔跑，穿过一片火红的枫林、一片沉寂的湖泊，离我越来越远，渐渐听不到一丝声响。

果真是秋来了呵！我颓然地伏到桌面上，像一个被忧伤腐烂的苹果，甚至无法从左手传递到右手。翻遍身上所有的口袋，里面揣的全是湿湿的怀念。

忧伤的萨克斯是秋天的，我不敢倾听，怕心灵的弦被忧伤扯断；滴血的天鹅是秋天的，我不敢观看，怕湖面上的绝唱哑了我的喉咙；叶赛宁是秋天的，我不敢去吟诵，怕触摸到蓝色的眼泪；川端康成是秋天的，我不敢去读，怕读到他的《临终的眼》……

风吹走了喧哗与躁动，秋天只剩下果实，赤裸裸地挂在枝头。没有花的陪衬，没有叶的修饰，性感的果实迫不及待地滚落到地上。

果真是秋来了呵！我不再奔跑，而是静静地坐下来。抽屉里装满往事，笔尖上流泻出对那些逝去的美好事物的留恋。喜欢守着炉火，静静地翻阅年轻时代的相册。一切都淡了、远了，一杯茶就足以消磨一个下午，

一个简单平凡的工作就消磨了一生。

或许这本就该是个怀念的季节吧。我有些悔意了，为我终日里不曾关闭的窗子。总该留住些什么吧，哪怕仅仅是一枚叶子、一瓣蝴蝶翅膀。让这些年轻而美丽的外套永远夹在我的书页里，贴在我的心扉上，装饰我的生命。

收割的镰刀把一切都割倒了。我学着那些被割倒的稻穗，温柔地躺下。土地是炙热的，像我来不及表白，仍在心中翻滚的爱情。

又有叶子跌落到稿纸上，又有火车在窗外飞驰而过。青春真的离我远去了，在我看不见、摸不到的时间的深渊。抚摸着怀中那枚又红又大的苹果，无数次问自己：你的青春是否完成了灿烂辉煌的使命，像这苹果，在高高的枝头唱响生命的歌，直到有一天，光阴腐烂了我们的身体，但仍会有一枚不死的干净的果核，微笑着植入地下，孕育一棵更高大更伟岸的树，守在一个个季节的风口。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迈进秋的门槛，每个人都要在纷飞的花瓣间拾回自己的心灵。红色的花瓣落在头上的时候，是一种幸福的象征。白色的花瓣落在胸口的时候，有些疼痛，是对逝去青春的默默的怀念。而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很多的脚印要来这个秋天会合。秋只是那漫漫征途上一个美丽的小站，秋本不该是尽头，秋天依然蓄着激情与希望。

走遍秋的每一个路口，读尽秋的每一缕皱纹，我告诉自己，就这样赖在秋天不走吧，哪怕站成痴痴的树，脱落一件件激情的外衣，哪怕站成呆呆的人，任凭那杜鹃声声，杨花满袖。

哪怕剩下最后一双草鞋，也要奔走，哪怕剩下最后一棵草，也要当作旗帜。

秋是斑驳的秋，像皱纹，像网，像风雨洞穿的叶子；秋是朴实的秋，

像卸装的演员，洗尽铅华，素面朝天，像历尽沧桑的老人，卸下所有的债，扔下许许多多的牵挂和念想，在身后。

我平静，如这秋日的湖面。尘埃落定，静静的秋的天空，缀着几块干干净净的手帕，随时可以拧出眼泪来——那是轻轻敷在离家在外的游子们伤口上的补丁。

我宁愿舍弃布满草莓与红唇的春天，宁愿舍弃玫瑰与阳伞一起盛开的夏日，转身走进这秋，一生也不回头。

月亮掉进水缸

爱人逃跑了，爱人惧怕我的火焰，厌倦了倾听贫穷的风声。

可我还能燃烧多久呢？像年轻时代的蜡烛，挺直腰身，矜持而骄傲。
还能明亮多久呢？像空中悬着的月亮，易碎而又永恒。

易碎而又永恒，这正是我要表达的爱情。从古至今，爱情中的伤者比比皆是，也正是这些伤者，提着一盏盏悲剧的灯笼，从古代的桥上一路走到今天，让一个个空虚漫长的夜有了装饰和点缀。例如一闪即逝的英雄，总是担着一生流泪的花朵：貂蝉的唇，被自己的血涂红；虞姬的血，让一把利刃更加寒冷……还有那些傻傻的书生，那些驮着月光、在爱情的门前咯血的狐，他们还在寻找吗？为了爱，扔掉眼前的一切繁华。还在燃烧吗？为了爱，将自己的一生付之一炬。

“照他几许人肠断，玉兔银蟾远不知。”月亮本是无情之物，人是多情的，往往视月亮为可以信赖的知音、永久闪着诱人光亮的爱情的瓷。人们对着她许愿，说心底隐藏得最深的秘密，劳烦她当邮差，捎去一份思念。

今夜，她便是我永不会逃跑的爱人。

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子，随你的心情忽缺忽圆。在那些忧伤的时间里，我总是用一口大大的水缸将她囚禁，看她裸着白白的身子，在我的眼前沐浴。

月亮掉进水缸，让我一下子分不清了这孪生的姐和妹。天上的你和水缸中的你，我该爱哪一个？天上的你无法追寻，水中的你，不敢触及。

我是一个惶惶恐恐的孩子，站在两个你之间，丢掉了魂魄。

我不停地旋转着酒杯，静静地欣赏跌进杯子里的灵魂，它时浮时沉，忽暗忽明，在小小的酒杯里随波逐流。我不停地问自己，是不是将酒杯打碎，灵魂就会四处流浪，一病不起？

我不停地旋转着酒杯，静静地欣赏着自己灵魂的舞蹈。月亮忽然掉了进来，我的灵魂一下子安静了，在祥和的月亮的抚慰下，我的灵魂静得像一颗衰竭的心脏，只剩下平静的喘息，只剩下回忆。

往事的红唇吸着我的酒杯。月亮，那蓝色的温柔是多么危险的诱饵啊，我陷进去，任怀念的羽毛纷纷落下，盖住一些人的名字。

忘了世界是怎样慢慢熄灭的，也忘了是哪一双手将月亮偷偷点亮的。在这个阳台上，我感到所有的花朵都睡去，只有空中那一朵，醒着，在我的凝望中，在我的谛听里。那是我在这个城市里唯一的亲人，唯一的一盏灯。请不要灭，让我顺着那微弱的光亮，找到幸福的屋檐。

那是被遗忘了很久的爱。她闪烁的眼睛指引着人的生老病死；她温柔的翅膀轻抚着灵魂的疼痛。在她的城堡，我愿意是那个输得精光的赌徒；在她的淡水河边，我愿意是那个被淹死的酒鬼。如果我在流浪，她就是 我夜夜取暖的篝火；如果我在写诗，她就是我最疼最疼的那枚字眼。她在湖边，也在沙漠里，在灿烂的阳光下，也在狂风暴雨里，在迪斯尼乐园也在贫民窟，在和平的世界也在战乱的中东，她充盈在空气中，供人们自由呼吸，她“是人类最完美的宗教”，“给我们解开一个个不死之谜”。

我在月光织成的湖里举杯畅饮。邻居家的老人走过来劝我说：“小两口吵架不算个事，破镜都可以重圆，何况是缺了边儿的月亮……”

本来是借酒消愁的，不想与这美好的月亮邂逅。她把我的寒舍镀成了天堂，守着她，能把一个个寒苦的日子都捱过去。

我游在月光之湖中，不想靠岸。我想拥有真正的爱情，不是门当户

对的那种般配，也不是媒妁之言的乱点鸳鸯，更不是金钱买卖的交易，而是任秋水纵情泛滥，抱着一根桥柱苦苦守候的爱情，是两条将死的鱼，在一个浅浅的车辙里相濡以沫的爱情。

我想拥有真正的爱情，想在尘世的沙滩上领略幸福的台风。

月亮在高高的地方承受着世人的仰慕，人们有时拿她当信纸，倾诉一生的际遇，有时拿来当手帕，擦拭灵魂深处的眼泪。

爱人不是飞蛾，爱人不会再回来。但我依然要燃烧，用清贫的火把蜡烛的一生吻遍，用褴褛的衣衫将遍地的月光收藏。

月亮，这爱情的瓷，正闪着蓝色的温柔，诱惑我。

她夜夜悬在空中，被内心充满爱的人奉若神明，被漠然麻木的人束之高阁。

把世界当成一朵莲花来爱

已近午夜，仍迟迟不肯睡去。总在固执地相信，这世上肯定有一双翅膀，在所有脚步停歇的地方飞翔；有一枚花瓣，在所有花香沉睡的时候独醒；有一双眼睛，在所有火焰熄灭的地方燃烧；有一把提琴，在所有声音喑哑的时候歌唱。

不是我心灵上盛开的花瓣，请不要挂满我的露珠，不是我杯中浮起的月亮，请不要沾惹我的泪水。我固执地想要飞走，不管曾在这里留下多少脚印、多少花香、多少火焰、多少歌声。我要飞走，把颗粒大小的背影也带走。我是个完美主义者，一个失败的习惯幻想的人。我要到陌生的地方行走，我要去高高的枝头经历风寒。

我终于愤怒地撕掉了那些被墨水腌渍过的稿纸，上面有我泛滥不息的谎言和唾液。我知道我曾经卖掉过我自己，像我的笔为了一些稿费卖掉我的纯洁和真实，像我的影子为了前程跑到灵魂的前面去。

在这个夜里，我消失了，正在与夜融为一体。

我终于没有再次点亮蜡烛，我站在窗前，等着月亮出现。

许多年了，都是这样悄然走过。眼睛还是那双眼睛，笔还是那支笔，却知道了把守自己。尽力不要再写出那些不干不净的字来，让思想中永远有睡莲的芳香。那一张张洁白的稿纸，是值得珍惜的雪地，还有映在上面的月光，是遥远的年代里流传过来的美德呵。

月亮迟迟没有出来，哪怕只露出一抹短暂的微笑，也能救我。我被捆绑在时间的雨里，任思念生满青苔。

莫奈在晚年画了许许多多的睡莲，他是如此钟情于睡莲，据说他临终前的遗愿竟是让人把他所画的睡莲置放在一个圆形的展厅里，让观众沐浴在这个“睡莲”盛开的“池塘”里。

多么美的一个愿望啊，可是有谁知道，莫奈这一幅幅安静的、精美的睡莲，竟是在病魔缠身的妻子撒手人寰的时候画出的。他能画出涂满阳光的精品，却没钱医治常年卧病在床的妻子，没钱喂养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这到底是谁的过错？

总以为厚厚的窗帘一拉上，便与这世界断了音讯。无奈电视和网络、杂志和晚报，仍在继续一幕幕恐怖袭击、飞机失事、自杀性爆炸、宗教冲突，一个混乱的世界，一个战火纷飞的地球。

哎，世界就是这么多的烦恼。还是这个夜好，看，月亮终于出来了。靠近零点的门框里，一朵睡莲诞生了。它是燃起整个世界的那盏巨大灯笼的灯芯！

在这个夜里，我把丢失的一切都捡回来了。我把它们一一摊开，在生命的卧床上，像一只鸟梳理着自己的羽毛。我是那么愿意和它们，和每一个深深的夜、每一双凝神的眼睛，在这个世界的最深处推杯换盏，以心交心。

我渐渐忘却了白天发生的一切，我不再关心物价、住房和股市行情，只有一些老去的旧事，在眼圈里慢慢浮肿，并罩上一层月亮的光环。

既然，醒着有那么多烦恼，那就睡下吧。睡了，这个世界就是一朵莲花。

一朵纤尘不染的莲花。

风是不睡觉的鸟

是风把整个夜晚连接起来。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从一滴露水到另一滴露水，从一个梦到另一个梦。风神操着巨大的口袋，向外倾倒这些没有翅膀的乱飞乱撞的鸟。

这个夜里，只有风在穿行，在聚集，聚集之后再散开。

不管风如何暴躁，它终究还是感动了我。它似乎正在试图唤醒什么，像那些不停探究人类心灵秘密的大师。它把整个夜里花朵放进摇篮，它把整个夜里的鸟赶往天堂。在爱还没有消逝的地方，它的长发，飘成了夜里令人感动的旗帜。它让我相信，在比夜更深的地方，一定有比夜更黑的眼睛、比风更沙哑的喉咙、比棋子更沉重的脚步，在凝视，在歌唱，在行走。

遥远的一点亮光是什么？是慈母等着疲倦的游子归来，是新娘为河对岸的新郎举着心灯，是失魂落魄的酒杯聚到一起，是回忆的萤虫辛苦积攒的灯笼……

我相信每一颗星星都有难言的心曲，相信每一块石头都有一个美丽忧伤的故事，我和风一样，是不睡觉的鸟，在夹缝里也能舞蹈，在低凹处依然积蓄着歌声，生命太美，它的每一个角落都让人不忍错过。

这样的夜，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屋子的四周都是敞开的窗子，仿佛那个全身都在漏水的古希腊诗人。风在我的屋子里自由地打着旋儿，欢快地舞蹈。我坐在屋子中间，任由风掀起弥散着古典气味的长发。我并不想在这个季节里留下言语，所以我默不作声，任凭时间滴滴答答淌成

小溪。

我是个嗜睡的人，但今夜，我和风一样，都是不睡觉的鸟。自然中的清香调和成一种特别的气味，各种各样的鸟鸣是无须人来指挥的天籁之音，让我在敞开窗子的夜里醉了。

传说中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们只能一直飞呀飞，累了就睡在风里。它们一辈子只下地一次，就是死的时候。

这便是我在这个夜里选择的姿势：坚持到底。坚持使我渐渐成为风，成为猎猎作响的胜利的旗帜。

我不忍睡去，我是不睡觉的鸟。我想和风一起，用自己的鸣叫唤醒那些美好的事物，陪着我生生不息地流淌。如果贫穷将我埋葬，我会禁不住放声歌唱；如果流言将我风干，我会等到鲜花怒放。我不是最早到达这个世界的人，但我却是最不愿撤离这个世界的人，我珍藏这一切，包括黑夜，包括深渊。

这是一个需要用梦来交换的夜晚，在我胸膛里的火焰即将枯萎的时候，我把梦无私地交出去，唤回一个宁静得只有风声的夜。我放弃睡眠，放弃耷拉在枕边的梦，我对自己的心灵有过一个承诺，要给它自由，给它安宁，尽管贫穷，但要时时刻刻听着风声，尽管微弱，但要分分秒秒坚强地亮着。

风在夜里领唱，风把整个夜晚从零点开始分成两半，前半是记忆的湖水，后半是畅想的海洋。

月亮清凉凉的，像恪守妇道的贞女，把牌坊标榜到了空中，让尘世的眼睛接受礼教。在今夜的月光下，我是一个眉清目秀的美人，是一只口含香气的子规，因为我怀揣着世上最美好的心愿。

夜正在慢慢地整理书包，像一个急着放学的孩子，带上种种新奇的想法和少年的一丝梦想的灰烬，向黎明的校门奔去。

在淡了一些的幕布上，我看见了另外两个和我一样不睡觉的鸟，一个刚刚走过荒原，一个坐在石头上，满目怅惘。一个是库切，一个是已经走远的路遥，他们正在试图唤醒沉睡的世界。库切眼中的生活就是不停地“在用鼯鼠打洞扒出的泥土造山”，他质问自己的灵魂：“所有其他的人都跟生活妥协了，为什么你就不能够？为什么你就不能够？”库切坚持着，在夜的黑里搜索着照耀人心的思想。路遥的早晨永远是从中午开始的，因为他要在夜里与平凡世界里的人们对话，他要在夜里躲避艰苦生活对他的打击。他们让我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让人的心头始终悬挂着一盏灯笼。不管夜的黑绸裹住多少齷齪与卑污，不管灯红酒绿中又成交了几桩交易，毕竟是有黎明的，每一次黎明都让人的生命为之一振，每一次黎明都为人的灵魂注射了一支钙针。

我从今夜渡过去，从思想的水面渡过去。我的身体是一个空空的筏子。我渡过去，鞋子却湿漉漉地留在这里。它暗示着，我仍将歌唱着上路，仍将展开自由的翅膀，守在黑暗的夜里，和风一样，做一只不睡觉的鸟。

关于狐的一张 CD

那么薄的一扇窗子，最微弱的风也能将它吹破。狐微闭双眸，从内心搬出咒语，将它紧紧地罩住，不让一丝风惊吓窗子里睡熟的书生。

狐轻轻地将书生手中厚厚的诗书扔掉，那是书生用来换取功名的一块块砖。这些砖，铺在通往仕途的路上；这些砖，正在压扁一颗疲惫的灵魂。狐将压在书生心头的砖块拿掉，把自己温热的手送入他的手中。这就够了，书生已经在梦中与她相爱了。幸福就这样乘虚而入，悄悄降临，蹑手蹑脚地，像雾，像懒惰的猫，甚至带不动一丝风，惊不起一粒尘土。

狐在屋子的周围栽满蜡烛，狐在营造一座天堂。这些，睡熟的书生一无所知。

狐把雪地上所有的脚印盖住，想让自己迷失，想让自己永不回头。狐知道，在自己的路上，只有激情能熄灭激情，只有伤痛能埋葬伤痛。在狐的内心，爱是永恒的方向。

那样的夜晚，注定要孕育出爱情。天上的月亮为情守夜，地上的狐为爱咯血。柔弱而又坚强的狐，在雪地上很古典地燃烧成不熄的火焰。

书生醒来了，寻找遗落的诗书。他把诗书握在手里，却再也无心翻阅。他不知道自己已置身天堂，他不知道狐已经住进了他心底的洞穴。

那么薄的一扇窗子，甚至一瓣雪花都可以将它压垮。狐，再次从内心搬出咒语，温柔地将它缠绕，不让一瓣雪花落进爱人的心里。

狐，带着墨香，带着古典的尘，姗姗躲入书生的怀——书生的藏满爱意的井。